

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外交政策中的悖论

谢莉娇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京 100091)

[摘要] 以“军事优先、普世民主、单极霸权”为基本内核的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布什外交中发挥着重要的谋篇布局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潮流中,单边主义遭遇多边合作、意识形态让位于国家利益、普世民主接受民族主义的挑战,使得新保守主义这一强调单边,追求自我的国际政治思潮在不断的实践中陷入困境,构成在指导实践时出现的理论悖论。

[关键词] 布什外交; 新保守主义; 悖论

[中图分类号] D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6)05-0041-04

2000年,保守主义势力以一致行动把乔治·W·布什送入白宫,这证明了保守主义思潮构成强大的政治实力将重在美国外交领域中发挥实质性作用。9·11事件后,2002年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又以1992年新保守主义者提出的“防御计划指南”之翻版的面貌向世界展示了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中所取得更进一步的主导地位。一时,“新保守主义劫持了美国外交”的论断四起。以“军事优先、普世民主、单极霸权”为基本内核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外交实践中着实起到了谋篇布局之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潮流下,在“求和平、要合作、促发展”和“多国参与解决国际问题”成为联系各国纽带的国际关系的互动中,新保守主义这一强调单极,追求自我,不求规矩的理论也不断遭遇挑战,在指导实践中形成了悖论。

一、单边主义的逆境

新保守主义理念强调“实力谋求和平”,要求美

国在保持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的基础上,维持军事优势,在国际上发挥国际警察,甚或仲裁者、教师和赞助人的作用,即美国必须接受世界领袖的角色。^{[1] (P.346)}换言之,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应利用自身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硬软优势维持其霸主,防止任何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出现,并在必要时采取防御性进攻,使敌手夭折于萌芽之中。其核心的措施则在于采取单边主义,先发制人。

美国的单边冲动具有深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国父们,以及他们对于年轻共和国卷入大国对抗危险的担忧。而在冷战期间,单边的迫切要求也经常得势。冷战结束后,没有了冷战的制约,这种单边主义的率动更是日渐强烈。

布什上台后,以保守主义为理论奠基的共和党操控了国会的两院,新保守主义势力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的要职。这则更利于把新保守主义的理念转变为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布什接受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把维持和确保美国的单极霸权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并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首

先,在上台伊时,从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思维出发,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而非克林顿时期的战略伙伴。这也是基于新保守主义所坚信的敌人为国家界定外交政策,并帮助国家定义了“国家利益”的基本信念。^{[1] (P.201)}其次为毫无顾忌的单边主义行动:为了满足国内石油集团等大工业的利益,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布什仍宣布不再签署《京都议定书》而为了利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追求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仍然在遭到广泛批评的氛围中退出了《反导条约》并拒绝签署准备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协定。这些都符合新保守主义中凸现军事优先和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最后,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则更表现出布什的强势的单边主义行为。布什本人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发表基调演讲时断言指出:“现在是时候了,不要去捍卫过时的条约,要去捍卫美国人民。”^[2]

单边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理念中一个核心之概念。它强调拒绝多边束缚,恢复行动自由,从而在强调实力的基础上为维护单极霸权而采取独断专行之单边行动。但在布什推行其单边主义行动时,并非像新保守主义理念中所认为的“仁慈的帝国”应当负起领导世界和制定世界新秩序的责任而不受到任何约束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各国通过经贸联系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受益的状态之中。即使是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若想维持超强的经济实力,仍然需要盟友和伙伴。随着布什执政的深入,也逐渐改变对中国刻薄而蛮横的定位,从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非阻断和恶化美中之关系。而传统盟国越来越大的离心力则对美国的领导地位也是一种打击,甚或美国学者库普乾预言一个愈加强大的欧洲联盟实体的崛起正在改变着全球格局也并将威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9·11事件后,美国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再度被打碎。拉姆斯菲尔德称“美国坚不可摧的历史被脆弱所取代。”“美国已进入一个新型的敌人向美国的城市和人民发动新型攻击的新时代”。^{[3] (P.21-22)}而针对这种无常态、无定所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美国单靠自身的力量,即使采取军事打击,先发制人的措施仍然只能起

到治标而非治本的效果。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意欲改造伊拉克社会,为实现其“大中东计划”塑造一个民主的范本则遭到了更严峻的挑战。美军在伊拉克的不断伤亡,截至2005年5月1日死亡人数已超过1575人,^[4]而战后驻军的死亡人数要远远超过伊拉克战争中的人数,而美军在伊拉克的恶劣状况使得美国国内民众对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的政策丧失了信心。这些都说明了单边主义实施过程中不断遭遇困境,而新保守主义所认为的单边主义可以确保国家安全的理念也失去其可证伪的实践之基。而这种单边主义使得不仅反美国家甚至其盟友也对之有嫌恶和厌恶之情,使得美国并非得到而是失去更广范围的支持从而影响了其十分看重的软实力和名誉。

二、意识形态的困惑

新保守主义是典型的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理念。新保守主义者也严格遵循摩尼教似的道德价值观,黑白分明的界定善良和邪恶。1996年新保守主义为美国外交策划和制定的“新里根外交”政策中更是凸现了道德信心的原则。正如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克利斯托所言: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应该盲目的与每一个国家“打交道”而不问其政权性质。^{[1] (P.345)}故而新保守主义者始终对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持有警觉和敌视的态度,并把改变其集权政权性质从而成为民主国家作为美国不可推卸的使命。而把信仰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则视为其全球战略实现之掣肘因素。9·11之后更是把特定的穆斯林国家定位为主要的威胁对象并采取单边行动以示惩戒。

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由敌人界定国家利益,并相应制定对外政策的思维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样化发展的潮流中似乎倍显牵强。而新保守主义这种摩尼教似的道德价值观,在外交实践中总会遇到不现实和非理性的冲突。布什上台伊时,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甚至是思维中的敌手。对中国表现了较蛮横的态度。但在短短一年之后,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中国的提及主要在第

8部分题目为《制定与其他主要全球权力中心的合作性行动日程》中,报告承认“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促进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之出现”。^{[5] (P 27)}并认为美国寻求与一个变化中的中国的建设性关系,美国与中国已经在利益重叠的领域(例如反恐、朝鲜半岛、健康与环境威胁)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报告》还提出,美国“将努力缩小现在的分歧,不让它们阻碍我们在已经达成一致领域进行的合作”。^{[5] (P 28)}这些辞令显示出美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的矛盾心理。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发生位次排列时,美国仍然遵循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而表现出外交政策中的实用主义。即使是世界超级大国,在一个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的国际社会中,也不能无视能给国家带来绝对利益而非对抗的国家间联系。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尤其加强了反恐和经贸之间的联系。在反恐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在经济、金融、贸易等问题则保持着战略对话,双方开始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先后举行了商贸和经济联委会会议并取得积极成果。而较之与克林顿时期,双方高层的互访也更频繁和深入化,保持了双方互访的积极态势。

主义和思潮确实能对实践起到导向作用,在操盘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共和党中,也正是新保守主义起到了为其规划政策和设想的作用,但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在一种思潮或主义的支配下进行安排和统筹,新保守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的理念在实践中并没有达到其预期之构想。尽管布什成功赢得其对手克里,获得又一个四年的总体任期,而在其第二任期中,美国的追求单极霸权的全球战略也不会改变,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思维仍将在布什的外交政策中发挥作用,但在渐趋以非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国际社会中,越来越以复合相互依赖为特征的世界联系中,意识形态是最终目标还是一种手段,在外交实践中发挥的是一种实质性导向作用,还是一种假想的象征性作用,仍然值得思考和商榷。主义或思潮有时能够进行自我预言的实现,有时却与现实政治背道而驰,陷入理论在实践中的

悖论。

三、推广全球民主:理想亦或现实?

新保守主义持有坚定的“美国信念”和“天赋使命论”,并把这种“美国特殊论”作为其霸权战略的理论根据,从而理所当然要承担其向全世界传播这一文明的使命。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应该积极地推进民主,而不是坐等民主的扩散,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威尔逊主义”的冲动一直是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思想的一部分。无论是对他们称为集权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被纳为“失败的前现代国家”都是其欲意扩展民主、进行改造的对象。同时,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推广民主与国家利益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其代表人物所言“美国的目标不是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奇想。向独裁和集权主义政权施压的政策有着实际的目标,最终会带来战略受益。”^{[1] (P 345)}故而要承担起美国仁慈帝国的责任,实现美国治下的持久和平。

然而现实总是要高于和复杂于理论和政策,现实也并不总是按照一套制定好的程序朝着策划者预期的结局前进,甚或出现对理论和政策的背离和动乱。如果说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套用新保守主义的思路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战争,随后又宣布了伊拉克战争中的胜利,似乎满足了新保守主义和布什政府的意愿和要求,正如新保守主义官僚代表人物沃尔福威茨所言:“伊拉克战后,杰斐逊式的民主在中东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6]那么收拾一个支离破碎的摊子并试图朝着美国式的民主发展的伊拉克重建问题则更像一块烫手的山芋,难以让新保守主义者和布什等人轻松消化。而美军几乎每月在伊拉克都有伤亡的状况又确实使崇尚“人权至上”的美国政府及新保守主义分子处于尴尬境地,难以自圆其说。伊拉克国内,其临时政府和美军营造大选前平静局势的愿望实已破灭,一连串的袭击和爆炸使伊拉克国内处于极度恐怖的氛围之中。恐怖袭击的阴影笼罩着伊拉克大选,使得伊拉克的人民处于恐慌之中。大选前,许多民众坦言:“不能

指望我们冒险迎着弹片投下选票。”而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库瓦兹曼警告说,“如果伊拉克临时政府不能赢得政治胜利(指顺利进行大选),美国在伊的军事胜利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在美国国内,原本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持支持态度的民众也因美军在伊拉克的遭遇及伊拉克自身的混乱和恐怖渐渐失去了关注的兴趣和信心。美国原本想在伊拉克开辟推进中东民主构想的实验场,但这种纷乱的形势使得美国政府处于一种人在巅峰,进退都是危险的境地。即使在伊拉克大选相对平稳进行之后,美国及伊拉克国内仍然处于担忧之中。而另一项“民主化”进程即美国正式向外宣称近一年的“大中东计划”似乎不仅在中东国家,甚至在美国的同盟、伙伴中也遇到了冷遇甚至是反对。

新保守主义者提倡美国这一集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实力等硬软权利优势于一身的“仁慈帝国”要实现其普世救赎的“天赋使命”,从而把那些处于集权和失败状态的国家解放出来,并帮助他们建立民主政权,获取自由。但是正是这种“救赎”性质的单边行为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一方面新保守主义理念指导下的美国外交政策在多数情况下撇开国际社会,国际机制采取肆意妄为的行为。正如新保守主义者克劳塞默所言:“当现存的国际规则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发生冲突时,让那些规则去见鬼吧。”^{[7] (P.27)}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非

像新保守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顺利和圆满,尽管是超级大国也不能无视国际社会复杂因素和变化。故而以新保守主义的方式扩展全球民主在笔者妄意看来,与其说是不久的现实不如说它是一种遥遥无期的痴想。这种以扩展民主为名义的国际主义即使在美国国内政治中也遭受着孤立主义思维的排挤使即使有些实效的国际行为在执行和贯彻中也会大打折扣。

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意识高于现实的理念,这势必也决定了这种理念在转化为对外政策并付诸实施中会遭遇自身理论的非现实性和不理性化。新保守主义者也正是在实践他们的理念。但是这种注重美国中心,崇尚军事,不惜手段扩展美国民主的理念在实践中总会遭遇到现实的背离和挑战,这种理念使得美国外交的政策和原则一样处于一种混乱和不连贯之中,使得布什政府在处理国内和对外事务中时而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毕竟没有的任何国家可以在一个愈加多元、多样化的世界中长久保持单极姿态并为所欲为,这种单边主义只能使得美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愈发远离传统的盟友,并不断受到敌对国的愤恨乃至极端的挑战。新保守主义在布什外交政策中陷入了理论的悖论,使得布什政府在又一个任期中也将不断做出政策替代的选择,从而维持以其为主导的系列国际机制和制度在其霸权衰落后的延续。

[参考文献]

- [1] 吕磊.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2] George W. Bush.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cceptance Speech. Philadelphia August 3, 2000. Available at EB/OL. <http://www.vote.smart.org>
- [3] 任晓, 沈立. 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 [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 [4] 1575 美士兵命丧伊拉克 [EB/OL]. http://hsb.hua.sh.cn/gb/newsdzb/2005-05/01/content_1849646.htm
- [5]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Z], September 2002.
- [6] First stop Iraq [N]. Time, March 31, 2003.
- [7]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lone Superpower [M]. The New York Republic, July 29, 1991.

(责任编辑 双木)